

当代名流 访谈录

胡国华著



当代名流 访谈录

胡国华著

新华出版社

京新登字110号

胡国华 著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75印张 157000字
1992年1月第一版 1992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ISBN 7—5011—1533—8/G·546 定价：4.85元

前 言

这本集子里，一共辑录了26位知名人物。他们的性格性别不同，职业职务各异，其命运轨迹也相去甚殊。但是，他们活在世上，似乎都抱定了同一个信念，同一个主张，同一个宗旨，那就是：人应当有所作为，人能够有所作为。

人生自有其使命。那些不甘庸碌终日的人，那些不愿像谎花一样虚度一生的人，遵从命运的召唤，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荆棘丛生的奋斗之途。

他们中间，有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发挥着重大影响的政界要人；

有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累累成果，辉映了学术界的著名学者和专家；

有历尽劫难，尝尽艰辛，然而赤子之心不改，理性光芒益增，不仅以真知与灼见，更以自身人格的力量，启迪民众良知的文坛大家……

统观这些人物，不论是壮心不已的花甲老将，还是毅然摆脱父辈荫庇，坚定地走自己路的后生晚辈；不论是钱钟书、钱钟韩、钱钟泰这样，出生于同一祖屋之下，驰名于不同领域的世家子弟，还是矮胡和封芝琴这样，从穷乡僻壤的裸石瘦土中，顽强

地迸出枝芽，尽生命的全部潜能，热情地放绿、放花、结果的山野草民。总之，不论年龄大小，职务高低，地位贵贱，在他们的身上，确实表现出了某种非常同一的素质，某种山之所以成为山，海之所以成为海，人之所以成为人的要素。

我在多年的采访生活中认识了他们并为他们所感动。我认同他们的宗旨。我赞成有所作为的人生观。我对那些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完满结合的人物抱有由衷的敬佩。我理解，人只有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才能够不断地确认自我与完善自我，只有在创造性的劳作中，才能够享受生之乐趣，只有在与厄运的搏斗中，能够最充分地显示出人类的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

里，我特别想提一下周邦立（见本集《融入夜幕的流星》）。他大学时代即投身革命。中国的命运，中国的前途，中国进步，始终是他萦怀不去的思虑的中心。解放以后，他专
头于国外自然科学著作的翻译和介绍工作，前后达数十年之久。这位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这位现代的隐士、自动的流放者，这位无钱、无权、无地位、无名气、乃至没有一个正当身份的无业游民，这位为扩大民族的视野，锐利民族的头脑，而甘守寂寞和贫寒的学者和翻译家，这位自然科学界的普罗米修士，长年稀食咸菜果腹，长年夜以继日地工作，在他留下1500多万字的译著之后，默默地撒手人间。他没有向社会索取分毫，却心甘情愿为社会贡献了毕生。在人生忧患困顿的征途上，他无悔无怨，始终把自己鞭策得那么紧，那么苦。

他的行动，印证了一位伟大作家的名言：“由于使命的驱使，由于自己内心的冲动，人能够创造奇迹，经受最沉重的考验。”

我希望这本集子展开来变成一片生命的湖水。生命的湖面上多姿多彩的倒影。它提醒我们这些徜徉湖边的过客：你是否意

到了自己的使命？你是否肩起了自己的那份人生的责任？你是否和书中的人物一起，参与了生命的湖上，那变化无穷的倒影？

作者

1991年10月30日

目 录

同人民息息相通	(1)
幽芳久远	(7)
廖公远瞻海峡潮	(13)
叶飞将军话侨务	(18)
费孝通港行纪谈	(23)
宋平纵论国情	(29)
让生活更加美好	(36)
特殊而又光荣的职责	(42)
德馨文间	(49)
项南赴闽初记	(58)
架起心灵间的桥梁	(66)
来自世界屋脊的报告	(75)
“天涯易比邻”	(84)
真诚坦白的心灵	(90)
春天访胡风	(96)
化作春泥更护花	(105)

心灵的对话	(112)
钱氏三兄弟的心愿	(116)
让理想导航	(123)
融入夜幕的流星	(136)
情满黄山	(156)
“耕耘”在父辈的领域	(173)
情寄侗乡	(178)
矮胡外传	(189)
葛洲坝人的胸怀	(199)
刘巧儿新传	(205)

同人民息息相通

中南海是令人向往的地方。这里翠荫绕水，风光旖旎。但它之令人向往，主要并非因为它景色宜人，而在于它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所在地，是毛主席、周总理居住过的地方。

有人觉得，中南海四周的赭色宫墙，似乎给它蒙上了神秘的色彩，这是一种错觉。在这里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通过各种渠道，紧密联系着广大人民群众，同他们的脉搏息息相通。

—

生活在这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虽然年事已高，却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荣传统，时刻考虑着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关心着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一系列深得民心的方针、政策，如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推广农业生产责任制、恢复高考制度等等，一切拨乱反正的大事，都是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我党老一辈领导人亲自设计，并在他们的关心下得以顺利进行的。

只要有机会，他们总是保持同人民群众接触。有一年夏季，邓小平同志到黄山时，对警卫人员说：“要让群众上山游览，不要搞得戒备森严。”登山时，遇到身后有挑担的老百姓，他总是

停在路边，并招呼随行的同志让路。他在山上遇见上海师大与复旦大学的几位学生，和他们进行了交谈。临别时，小平同志应学生们的要求，为他们一一签名留念，还和他们合了影。

邓小平同志对海外华侨、港澳同胞也一向诚恳相待。旅居海外的陈树柏教授是军阀陈济棠的儿子。当年陈济棠在广东和共产党曾经是对头。粉碎“四人帮”以后，陈树柏想回国旅游，有人劝他慎重行事。于是，他给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的家世、心愿和思想顾虑。不久，有关方面即通知他不必多虑。陈树柏回国后，邓小平同志接见了他，和他长谈一小时。小平同志还历史地、客观地谈到了陈济棠。临别时，陈树柏要求小平同志题字。四天后，他便收到邓小平同志亲笔书写的鲁迅诗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对此，陈树柏深受感动。

叶剑英同志虽已年逾古稀，行走不便，仍不放弃和群众接触的机会。前两年，他还抽时间视察了湖北、广东等地。他回到故乡广东省梅县时，有一天，还到东山中学观看了这个学校和丙镇中学的女学生足球赛。他和运动员们一一亲切握手，还手持话筒在看台上对全体师生讲了话，赞扬了他们生气勃勃的精神面貌。

有一年夏天，住在颐和园藻鉴堂的来自三省四市的十来位画家，得知叶帅在昆明湖垂钓，很想上前问候，但又怕打扰了他，便聚在平台上眺望。叶剑英同志发现后，当即主动向他们招手致意，以后又特地抽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去看望他们。见面后他听说老画家朱屺瞻已年近九旬，便兴奋地说：“你比我健康，我真高兴！”朱屺瞻也分外欣喜，当场拿起画笔，以《不老松》为题，画了一株挺拔的劲松，并题上黄庭坚的诗句：“青松出涧壑，十里闻风声”。著名画家吴作人也当场作了画。叶帅一直在旁兴味盎然地观看。画毕，大家请他讲话，他兴致很高地说：“给你们

写一首诗吧！”于是当场写了“画家渔叟喜相逢，明媚湖山写意浓，清代兴亡昨日事，匠心钩出万山松”的诗句。放下笔，他又和画家们一起合了影，大家这才依依不舍地道别。

陈云同志多年来一直很重视到群众中作调查，并以此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随着年事增高，外出调查的时间虽然比过去少了，但他依然时刻关心着群众的切身利益。去年秋末，北京、天津等城市秋菜即将大量上市的前夕，陈云同志特地为这个问题给中央写信说：“霜降已过，11月8日立冬，今年必须避免烂菜。因此，生产、流通、消费这三个环节必须立即组织好”。“大白菜是北京市民当家菜类，因此必须安排在前”。北京市立即按照陈云同志的意见布置了秋菜的储存供应工作，使去年的烂菜现象大为减少。

这几年，陈云同志特别关心青少年的培养问题。前年，他在怀仁堂参加了中央书记处召集的首都中小学教师和幼儿教育工作者代表春节座谈会。今年8月4日，他又在怀仁堂会见了全国“快乐的小队活动”夏令营全体营员，向他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还为孩子们点燃了夏令营火炬。

对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陈云同志也很关心。近两年，他曾多次接见评弹工作者，对评弹工作的改革，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他一再强调评弹要走正路，要用走正路的艺术去打掉歪门邪道，去引导和提高观众。他对思想文化领域精神污染的现象早就有所觉察。最近，他又对评弹书目和表演中出现的迎合低级趣味、单纯追求票房价值等现象提出了批评，指出必须切实纠正书目和表演不健康的问题，刹住这股歪风。

二

现行的各项政策，都是中央领导同志深入实际，倾听群众意见，再加以集中的结果。

为了制定和完善各种农业生产责任制，胡耀邦、万里等领导同志几乎走遍了祖国的东南西北。偏远山区、黄土高原、戈壁绿洲、森林草原、工矿农村，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有时，一个重要会议刚刚结束，第二天他们就出现在基层群众的面前。

去年秋季，胡耀邦同志到四川视察工作，他一直和大家一起坐旅行车。在攀枝花钢铁基地参观，他沿着雅砻江察看桐子林和二滩水电站的地址时，在江边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向筹建电站的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招呼说：“我们就在这里开个‘神仙会’，共商电站建设大计。”大家就在他面前铺开图纸，围着他席地而坐，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

这一年，他还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巴音他拉公社草原。他在蒙古包里，和当地的同志围坐在毡毯上，品尝着奶茶，询问草原牧民的衣食住行情况。蒙古包里传出了欢声笑语，牧民们的心同中南海紧紧联结起来了。

今年7月31日夜晚，陕南安康县遭到了百年不遇的毁灭性洪水灾害。消息传到中南海，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心情极为沉重。胡启立、田纪云等同志很快打去电话，转达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8月2日，中央又派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等同志到安康察看灾情，指导救灾。随后，万里、李鹏副总理率领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前往安康灾区慰问。他们一下火车，没有休息，就踩着淤泥和瓦砾，来到受灾最重的地段。这一天，烈日当空，气候格外炎热，郁闷的空气中散发着难闻的气味。万里同志为了更好

地和群众交谈，连口罩也没戴。一路上，他不时停下来同受灾的群众交谈，询问他们还有什么困难，鼓励他们在国家的帮助下尽快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在安康铁路分局医院，万里同志一个病房一个病房地慰问伤病员。有的伤员激动地说，要不是党中央的关怀，我们不是淹死，也会病死、饿死了。

万里同志已经六十七岁高龄，为了观察县城灾情，他沿着陡直狭窄的铁梯登上了地区电影公司职工宿舍四楼楼顶，随后又登上了十几米高的又滑又陡的城墙，观察汉江水情。从城墙下来，他又沿着被洪水袭击后到处是裂缝的护岸堤，观察汉江水位。随行的同志告诉他，护岸堤很危险，千万不要站在堤边。万里同志却说：不亲自看一看，怎么行呢？慰问结束时，万里同志的内衣已被汗水浸透。

安康的救灾工作进展十分顺利。灾区人民在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日日夜夜里，怎能不时刻想着中南海送来的温暖呢！

三

中央领导同志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向和蔼亲切，平等相待。

李先念同志当选国家主席后，第一次外事活动是接待中非共和国总统。那天，他送别了中非总统，特地同前往采访的记者们一起，参观钓鱼台新落成的国宾馆，一边走一边聊天。他很了解市场的行情和群众的反映，从西瓜的供应一直谈到市场管理。他说：“应该严厉打击市场上的不法分子，加强市场管理，稳定价格，保证消费者的利益。”

中央领导同志在群众中交了许多朋友。这些朋友范围很广，有他们在青少年时代的同学、乡亲，有战争年代的老房东，还有在工作中相知多年的一般干部、知识分子，也有“文化革命”期

间“靠边站”时认识的普通百姓。

王震同志和诗人艾青是1943年在延安认识的老朋友。1957年艾青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王震同志安排艾青到归农垦部门管的北大荒工作。艾青动身前，王震同志把他请到家里，和他谈心。后来，艾青调到新疆建设兵团，王震又鼓励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创作上。

1975年夏季，艾青因患眼病到北京治疗，借住在朋友的一间十分狭小的房子里，境况十分窘困。王震同志闻讯后，虽然自己当时的处境也并不好，还是立即要有关部门尽快把艾青原有的房产归还给他。

艾青同志在北大荒和新疆时，王震同志就一再说：“艾青到这些地方一定能写出好诗。”今年开春，王震同志特地给艾青写了一封信，信上写道：“亲爱的老艾：黑龙江有三江平原，现在要全面开拓。我带去的那些英雄的抗美援朝战士们开垦了北大荒。这些老同志对你还是友好的，他们把你作为好友看待。这些同志已有孙子。请你写诗歌颂他们，歌颂这些开拓的先行者，但请莫挂上我。你的老友王震。”随后，他又把艾青同志请到他家，满怀感情地告诉艾青，自己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现在北大荒有些人忘记了老一辈开拓者的功绩。所以想请在北大荒生活过的诗人做些宣传。他相信艾青一定能把这件事做好。这样一种诚挚的信任和热切的期望，诗人能不答应吗？

正是这种联系群众、联系实际、调查研究的传统作风，使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在繁忙工作中，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掌握着前进的航向，指导着十亿人民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壮丽事业而奋斗。

(1983年12月)

幽芳久远

波光潋滟的中南海畔，有一座红门小院，叫庆云堂一院。

迈进大门，满眼碧绿：一架葡萄，翠荫浓郁；两株核桃，枝繁叶茂；八九棵扁柏，苍劲挺拔；四周装点着几盆花草。不大的院落，收拾得颇为幽静雅致，让人情不自禁会联想到主人的品格性情。

这个院落的主人，就是我国妇女运动的杰出领导者和国际进步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蔡畅同志。

党的十二大行将召开的时候，我来到了这座小院，探望蔡畅同志。在南厅简朴的会客室里，我见到了这位敬慕已久的革命前辈。她身穿一件洗得很干净的白衬衫，坐在一张老式沙发上。近几年，她因患心脏病和脑血管硬化等老年性疾病，步履不便，已很少外出活动，可外表看去，她依然精力充盈：银发齐整，脸色红润，眼睛中闪烁着和善亲切的光芒，神态安详从容。她的秘书蔡阿松告诉我：她老人家，靠乐观精神，抵御着疾病。青光眼等眼疾，影响了她的视力，她就经常听广播，听工作人员给她读报、念文件。有时，她还独自背诵毛泽东同志和陈毅同志的诗词。她

座位对面的墙上，就挂着一幅毛泽东同志手书的《满江红》。

蔡阿松同志把我领到蔡畅同志面前，向她作介绍时，她亲切地和我握手，慈祥的目光望着我说：“欢迎你来！”

我向她问好，并告诉她，很久未见她老人家出来，大家都很想念她，都很关心她的健康。

她听了连声说：“谢谢，谢谢大家！”

后来，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蔡畅同志平易近人，没有首长的架子，从不盛气凌人，对任何人都很尊重。平时，工作人员给她端一杯茶、递一样东西，尽份内应尽的责任，她都要诚恳地说一声“谢谢”。

提到党的十一届七中全会给她致敬信时，蔡畅同志谦虚地说：“我只不过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党就给了我这样高的荣誉，真感到惭愧！”

蔡阿松同志告诉我，七中全会以后，蔡畅同志一直这样说，她对党给她如此高的荣誉深感不安。

二

事实上，这样的荣誉，蔡畅同志是当之无愧的。

外貌娴雅的蔡畅同志，是位性格坚强的女性。她是湖南湘乡人。早在1918年，她就参加了毛泽东同志和她的哥哥蔡和森组织的新民学会的活动。此后，又加入了学会。“五四”运动以后，她和后来成为她嫂嫂的向警予一道，组织了妇女留法勤工俭学团。到法国后，她以坚韧不拔的毅力，过了三年半工半读的生活。1922年，她在里昂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走上了革命道路。此时，她和李富春同志结了婚。在法国，她和周恩来、王若飞、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同

志，都有很亲密的交往。

据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在十年动乱的那些年，蔡畅同志常常回忆起在法国的日子。她追思着在异国寻求中国革命道路的经历，以及革命同志间亲如手足的情谊。她最难忘的，是待人至诚的周恩来同志。她常说起周恩来同志救过她的事。

那还是在巴黎的时候。白天劳作，夜间读书，紧张的半工半读生活，使体质柔弱的蔡畅病倒了。她发着高烧，在独居的屋顶阁楼躺了两天。好心的女房东忽然注意到：顶楼的房客，已两天未来取奶。便登楼造访，这才发现，娟秀的女房客已面赤唇裂，身染重病。房东问她有没有亲友，她说出了周恩来的地址。周恩来同志闻讯立即赶来，把她从顶楼一直背到了医院。经过抢救，她才转危为安。

这批在法国时正处于韶华之年的革命青年，相互间正是靠这样一种友爱精神，共同度过了艰苦的留学生生活。回国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坚分子和领袖人物。蔡畅同志，便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一个。

1925年夏天，五卅运动爆发后，蔡畅同志回到了祖国。

她和李富春同志一道，受党派遣，来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他们到广州那天，正是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蒙难的日子。反革命的阴云，在广州上空开始聚集。国共合作期间加入了国民党的蔡畅同志，最初在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工作，和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共事。北阀开始后，她在北阀军总政治部搞宣传工作。1927年3月，她到达武汉，负责中共湖北省委妇委的工作，在女学生和女工中进行革命活动。7月，汪精卫暴露出反共反人民的狰狞面目以后，她脱离了国民党，转入地下从事秘密工作。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她目睹了无数革命者被杀害的情景，承受了失去亲